

我们没有爱的承诺
却拥有一段难忘的回忆

陈俊 著

不尽相思语

不尽相思语

陈伶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不 尽 相 思 语

陈 伶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 发行 广西外经贸新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4 印张 插页 3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63-2311-5/I1580 定价:3.5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陈伶，生于南国邕城，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外语系越南语专业。曾当过工人、教师、军人、翻译、编辑、记者、社科研究人员，现任经贸时代报副总编辑。在越南问题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由她本人翻译36万字的《越南法律汇编》及与他人合著23万字的《走向2000年的越南》两本著作在中越关系正常化前夕出版，填补国内空白。自八十年代起，由她创作的几十首歌词、诗歌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在省内外刊物发表，在电视台、电台播放。《不尽相思语》是她的首本诗集。

你离我远去
不知何时再相聚
我对你的情意
分不清是爱情还是友谊

消解生命的忧郁

——陈伶诗集《不尽相思语》序

杨长勋

又一位从相思湖畔走来的诗人。

八年前的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在为我们将要毕业的同班同学黄神彪、莫俊荣、梁绍佐、覃展尤四人诗集《相思湖》所作的序言中说，九十年代的诗坛，将有相当数量的诗人是从相思湖畔走来的。在当时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今天看起来这话是说对了。

相思湖畔的前身是大自然是人工双重造就的美丽寂寞而又具有神秘鬼气的市郊小园林，只有那些学府的开创者才有机会观赏过当时的那片自然小园林的景观，才有机会体验那种当时还没有消失的神秘韵致。等到我辈进入此景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思湖畔已是公园式的具有文化灵气的经过文

化风雨的高等学府。相思湖畔的动人景致净化了一代一代人的生命和心灵，而久经沉淀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和梦幻，那再也寻找不到的神秘鬼气则沉淀为湖畔诗人们的智慧和灵气。

在湖畔诗人中陈伶是女性那部份里最有成就的歌者。在相思湖畔，有多少纯情的少女做过诗人的梦幻，她们要感谢诗的梦幻帮助她们解脱了青春少女的忧郁，告别了多情少女的惆怅，然而她们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在后来或者后来的后来圆了人生多情的梦幻。艺术是人生缺陷和痛苦的某种方式的补偿，诗歌是人生忧郁和感伤的某种方式的消解。只有那些幸运者才最终成了诗人，成了女诗人者更是难得。陈伶是这些难得的幸运者中的一人，而且是相思湖畔走来的女诗人中目前最有成就的一位。这就使我对她的诗格外的重视。

我曾有幸跟不少从相思湖畔走来的作家诗人同一时期在相思湖学习，不同系有小说家黄佩华，同系的有高年级的杨克、容本镇等等，有同年级的黄神彪、莫俊荣、梁绍佐、覃展尤等，有低年级的蒙飞、严风华、梁文淑等等。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在相思湖畔开始自己的艺术梦幻的。相思湖好象已真有一种传统。

梁文淑也是湖畔诗人中的女性歌者。陈伶和梁

文淑是湖畔女歌者的两位代表。陈伶晚成，单纯、明净、清晰，梁文淑早熟，忧郁、朦胧、浪漫。

等我只身从遥远的桂西山村来到相思湖畔，陈伶女士已告别湖畔老远老远到云南的部队工作去了。幸好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大家都还年轻健在，有了神交，有了相识，成了文友。中越关系正常化前夕，国人开始关心越南的经济和文化，于是研究越南问题的专家们开始撰文介绍越南的有关情况。在这些撰文介绍越南情况的专家中就有陈伶其人，后来又看到她的专著《走向二000年的越南》，看到她的译著《越南法律汇编》。于是知道有位研究越南问题的学者陈伶，又知道这位女专家当年在相思湖畔读的是越语专业，私下里为相思湖培养出这样的女专家感到高兴。

一日，在海南经商的李志远先生因事到南宁，某日邀请女学者陈伶和书法家潘立远先生赴宴。立远来电话说几位请我赴宴，我便去了，认识了志远先生和陈伶女士。陈女士给我的印象是坦率真诚，善于言辞。谈话间，她从提袋里取出一本精装的《走向二000年的越南》赠送我。几位从越南谈到海南，从经济谈到文化，唯一谈得少的可能是诗歌，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写诗歌的陈伶就是越南问题专家陈伶。

以后接触多了，我发现陈伶的诗人的成分远远多于学者的成分，她在生命的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如

果她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到国际问题研究，做一个更有声誉的地地道道的越南问题研究专家，对社会也是很有意义的，对她个人也未必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她在越南问题研究方面已经有成就有地位的名副其实的专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许许多多在校园里有过诗人梦幻的少女，真实地走进大千社会走进生活的海洋以后，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曾经狂热崇拜的诗人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有可能对从前的诗梦感到不可思议。是的，对大多数的少男少女而言，诗歌是他们制止青春病的一包传统药方，诗人是他们非常时期的非常的偶像。一些已经有所成就的女诗人，到陈伶这样的三十来四十岁也已经改行写小说或者去做别的，而陈伶却怀着一腔热情，真实地走进了诗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旺盛的生命怀着成熟的愿望去寻找自己本真的方式和最终的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女梦幻的痛快了结，也不仅仅是对严谨学者的浪漫补偿，而是一个生命找到了真实的形态。

读陈伶的诗，我有一种清新感，它是那样的单纯和明净。她把爱情视为“温馨的阳光”，“多情的春雨”和“晶莹的晨露”，她把人生和艺术的“高深”“哲理”视为平凡的“实实在在”的追求和“向往”，她把自己的故乡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艺术意象，在诗人眼里故乡远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青翠的竹

林”，是“银色的沙滩”，是“弯弯曲曲的小路”。这就是她收在《不尽相思语》中的全部诗歌的终极意义，她关怀生命的情怀和爱情的价值，她探索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流向，她甚至力图以怀乡的情调驱散现代都市里生命的孤独。

眼下我们的诗坛有两种极端，一种是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干的，他们生造了很多的词语，只有一个人看得懂其中的意思，这个人是写诗的人自己。一种是习惯了那个年代的文笔和情调的年过半百的过来人干的，一堆分了行的大白话，这在诗歌创作里更是惨不忍睹。陈伶的诗在上面二者之间的狭逢中找到了自己的生路，她不作没有诗意的老农的口号，也不来那种故作高深的卖弄。她的诗，青春然而不娇气，成熟然而不老朽。

现代的人们越是走向工业化都市化，他们的心灵就越是孤独和寂寞。加上人们对人类现代化的误会，以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以为城市化就是现代化，以为物质化就是现代化，这更是加深了都市里的清醒者的孤寂。他们需要文化的抚慰，渴望高雅的艺术，渴望清新的诗句。他们需要对话，需要倾诉，需要叹息。于是有了陈伶的表达方式，她对话和抚慰，她倾诉和叹息，然而没有眼泪和哭泣。现代都市里的知识者都是心灵的孤独者，作为有成就的知识女性陈伶不乏这样的深刻感受，但她的诗却是努力使自

己和都市群落走出现代的感伤。她愿她的诗是《多情的春雨》，是《褪色的书签》，是《心灵的呼唤》，是《我心中的港湾》，是《最好的结局》，是《秋天的梦》，是《永不消逝的爱》。她在驱散都市的孤寂，她在消解生命的忧郁。

陈伶的诗朗朗上口，具有可诵感，是目前值得重视的朗诵诗。她的诗又具有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大多是可以谱曲歌唱的诗句。《不尽相思语》是有质量的诗集也是有质量的歌词集，值得诗坛和词坛的重视。

陈伶晒过相思湖畔的阳光，她来回地踏过湖岸上那幽静的相思路，所以她最终成了诗人。有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相思湖畔孕育了自己的诗歌生命或者开始了自己的诗歌生涯，难道是丹纳的地理决定论的艺术哲学被相思湖的地气所验证，难道是因为东方大诗人郭沫若为湖畔的学府题名而送来了艺术灵气。这又多少使我对相思湖畔再度产生神秘感。杨克、黄神彪、陈伶们享受了相思湖的阳光和灵气，而那些明天的后来者也还可以尽情享受，那里有“不尽的相思”，也有不尽的阳光和灵气。

面对茫茫的商海，诗人们纷纷弃文从商了，而陈伶却在这样的时刻真诚而投入地走进了诗坛，这真有点令我感动。文化是人类的象征，永远不会消失，人也不会化为只会享受物质的动物群落。

陈伶要我为她的《不尽相思语》写序，我欣然答应，不仅因为她的优美的诗句，也不仅是对艺术的对话，还因为优雅而神秘的相思湖的母亲般的学府。

1993年5月8日于
南湖岸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研究所

圆少年时代的梦（自序）

陈 伶

少年时代的我曾有过无数的梦幻和希冀。我从小喜爱文学，尤其是散文和诗歌。晨曦中，每当我捧读普希金、拜伦、雪莱、泰戈尔、郭小川、贺敬之等中外著名诗人的诗作时，一股激情总是澎湃在我少女的心里。贺敬之的激情，普希金的忧郁深深地打动我的心。我希望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作家，一名诗人。

生活仿佛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19岁那年，我偏偏成了大学外语系越南语专业的学生。

执着、追求、奋进是我的天性。尽管学习越南语不是我的志向，但既然成为我的专业，我也要力争在这个领域里有所成就。

几年的专业学习及十几年的工作实践，我终于成为有一定成就的越南问题学者。由我翻译的36万字的《越南法律汇编》及与他人合著的23万字的

《走向2000年的越南》两本著作在中越关系正常化前夕出版了。这两本著作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尤其是广西、云南两省开拓越南市场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这些成就面前，我并没有沾沾自喜。我依然彷徨，依然忧郁，依然惆怅。因为，我还未能圆我少年时代的梦。

尽管从八十年代起，由我创作的诗歌、歌词陆续在省内外刊物发表，几十首诗歌，被作曲家谱曲，先后在电台、电视台播出，在舞厅演唱，但我还未能有一本完整的诗集献给青年朋友，我的心常常感到惴惴不安。

我创作的诗歌大多反映纯真的爱情，现代人的观念、现代人的心态，以及对祖国、对故乡、对母亲的眷恋之情。

不少朋友阅读了我部分诗歌后都说，你的部分作品似诗又似词。我始终认为，一首好词必然是一首好诗，一首诗未必能成为一首好词。诗与词的生命力在于“情”，没有情的诗与词是没有生命力的，只能是由一些枯燥、生僻或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成的句子。诗的本质应该是真情的流露，应该能在人的情感深处引起共鸣。这就是诗。

我的诗歌结集出版前夕，有一些朋友阅读其中的作品并且提出疑问，诗中的“我”是否就是作者

本人，是否是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我认为，人类的感情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人与人之间的相识交往是一种缘份。同性之间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那么异性之间是否也能成为亲密的朋友呢？在中国，异性之间的友情常常被人们看作大逆不道，超越道德规范。而我则认为，这只能说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残存下来的“宝贵”遗产。在现代社会里，女性需要走向社会，需要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需要有成就感，同样需要与同性或异性进行思想沟通。尤其是异性之间的沟通常常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不可言传的、但又非常美好的情感。说是友谊不够份量，但她又不是爱情，也许说是友情更为贴切些。异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倾慕常常能给人带来欢悦，使我们的人生变得五彩缤纷，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由男人和女人所组成的。

“没有爱的承诺”、“假若我无意”、“总是匆匆别离”、“相思之路”、“冷冷的爱”、“请为我送上一束山茶花”等若干首诗正是对这种纯真友情的赞美。“我愿化作燃烧的火焰/把炽热的情感送给你”(没有爱的承诺)，“能满足我小小的愿望吗/在春雨纷飞的四月/在我的窗台悄悄送上一束山茶花”(请为我送上一束山茶花)以上诗句不正反映了现代人对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向往吗？我们对这种崇高、纯洁的感情又有什么理由评头论足呢？

现代人对更高层次情感的需求，实质上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一种冲击，一种批判。假若你是一位坦诚的人，你能否定在你情感的长河里真的不曾掀起过几朵这种欢乐的浪花吗？仅仅是浪花，仅仅成为甜蜜的追忆。

目前，中国正外于向高度文明社会大踏步迈进的年代，在这历史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不足以为奇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情感的交流，是现代人所渴望的。作为一名诗人，倘若不敢于反映这一时代的观念的变更，不能说不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我历来喜欢与青年朋友们交朋友，喜欢与他们海阔天空地探讨人生，愿意为他们写诗，通过我的诗反映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多情的春雨”、“发不出信”、“初恋的日子”、“你不该把我宠坏”等若干首诗，正是描绘了年青人初恋的甜蜜，并真诚地希望他们珍惜初恋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尽管初恋的日子里有阳光也有风雨，有欢乐也有忧郁，但这一切仍是十分美好的。纵然是淡淡的忧郁、淡淡的惆怅、淡淡的失意、淡淡的伤感，不也是一首动人的诗吗？能体验人生各种喜怒哀乐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我的另一部分爱情诗如“分手的时刻”、“最好的结局”、“秋天的梦”等的确充满辛酸的眼泪和深深的

创伤。尽管如此，我仍真诚地希望作品中的主人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寻找新的生活，也希望昔日的甜蜜能给她们带来无尽的追忆，抚平她们心灵的创伤。

其实，当感情消失了，婚姻已经成为一副枷锁时，剩下的仅仅是两个赤裸裸的灵魂。当婚姻已成为一个空壳时，与其互相折磨，互相伤害，互相耗尽精力，倒不如彼此客气道一声“珍重”，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也许不少朋友会说，真的能那么洒脱吗？我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必然产生高度文明的人生观、婚姻观。这同样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阅读过我诗作的朋友们常说，你的爱情诗总是那样纯真，充满青春活力，充满真、善、美。我想，这大概是我的心永远年青，永远充满青春浪漫，永远充满无数美妙的幻想，我的心永远与青年朋友相通。

诗集的第二辑是哲理篇。我不懂得很高深的哲理。尽管我在大学里也曾较系统地阅读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原著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

我的天性快快活活、坦坦荡荡，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我不敢有丝毫奢望对读者大谈什么人生哲理，但假若这些发自我内心深处的心声，能给青年朋友们多少带来一些启迪，我会非常感谢朋友们对